

01_20060703

- 有個有一點哀傷的問題

我發現，在某個意義上我喜歡任性的人。

就是說，不管從哪個角度看來的端整——例如叛逆得很端整，或者什麼，都會使我迅速地感到不耐煩。

……就是個 fu 嘛，你瞭的。

可是其實又常常，在一些出奇不意的時間細節之中，又會使我發現在某些（呈現亂數分布的）幽微的感覺深處，我對一種「鋼鐵般的紀律」也有著不可控制的偏執。

偏執，甚至是到達殺無赦的暴虐程度。

換句話說，有時候我也想要很嚴格的去理解我自己，例如把一些不講道理或者太過衝突的成分給修正一下，乃至於系統運作不良，就當機了。

唉……

- 試著

時間 Tue Jun 13 01:31:17 2006

想要開始寫作，卻沒有辦法克服紛亂的煩膩感。

- 自我意識過剩地說

時間 Tue Jun 13 01:58:21 2006

突然覺得該要這麼說：經常，我不太在乎那些在「網路論戰」中覺得我姿態難看，或者偏激／沒風度／沒氣質／沒教養的人，不只是因為優雅理性平和與風度氣質教養不是我的價值，更是因為煩透了那些目中無人的預設標準——即便我沒把你是法律系教授還是什麼實業家這種事情放在眼裡，也不代表我就要錢賺比你多書念比你多還是可呼喝的人都在你之上，那些喃喃自語「請理性一點」的人都很可厭，就像是直接說出：「看看妳，也不知道淑女一點。」這種話然後就以為對方立刻要感到羞恥的人一樣可厭，如果說這裡頭有點太過苛刻的什麼，我覺得是人們覺得他們不

用理解他人就可以做評判，這件事情讓我厭恨，那些預設值讓我厭恨，到了也成為一種預設值和反射動作的程度。

所以當我說我喜歡任性的人，是因為那似乎可以代表一種自我完足的感覺——例如，至少不是一個追隨者，不在每一個行動上瑣碎婆媽地檢查自己是否服膺某套準則，無論是性解放的準則還是禮義廉恥的準則，一個相信自己感覺的人。

再或者說，其實我也不耐於解釋自己每一個感覺與行動的來由，於是乎任性才會在我這裡竟然成為一種價值，甚至到不介意隨意地輕蔑別人。——因為太過相信自己的感覺，乃至於一切都只是直覺，也不想要更多。

緊跟著紀律感就顯得很重要，如果說那前面說的對紀律感的執迷也是一種本能，大概就是保護我自己不成為常態社會當中理所當然的瘋子，那種防衛機制吧。

02_20060722-0724

- 今天的願望

輕情人。

不吃飯的人可以輕食，不談戀愛的話也可以找個人輕一下咩？

不想一夜情，也很懶於調情或怎樣，如果養個人在身邊不用爾虞我詐是最好的啦……

推¹ KUBRICK：養我養我！我只會開口要飯吃 不必爾虞我詐

- 【哈拉】關於輕情人的命題作文

時間 Sat Jun 24 01:43:52 2006

重來一遍：輕情人。

代糖可樂黑咖啡，低脂起司輕蛋糕。

說起來，其實都有點假貨的味道。怎樣的心境下讓人需要假貨。

我還在認真思考我提起這件事的意義，仔細想想還有點像作弊：比方說，我要吃但是不要後果，那麼我的吃就剩下純然的感官逸樂或者儀式化的滿足——吃了但是又沒吃，像是這種感覺。我不是指催吐。

愛了但是不愛。是這樣嗎？

不涉入、不企求，怎麼想都，其實我是個很感官的人，比方說男人的話，我就喜歡有肌肉形狀的、厚實質感的身體。——最重要的總是身體，這是基本條件。喜歡可以跨坐在他身上擁抱的感覺。

還記得冬天的時候我跟愛蜜麗說，我覺得接下來我可以單身個十年。奇怪的是現在還這麼想，或者愛的戰爭真的太痛苦，對我而言，可以接受的只是全有或全無的選擇：如果我不能擁有一份以愛為全部內容的生活，

¹ 推文系統，是網路電子佈告欄上提供的一種輕便型「文章回應」的服務，使讀者可以方便地以兩個按鈕選擇「推」與「吐」，以及「單純的一行意見」，推文會在發表意見的帳號前出現「推」字，表示支持本文、吐文則會在帳號前面出現「吐」字，表示反對或踐踏本文，而不推不吐，符號就是一個向右指的箭頭。一則推吐文的限制在一行之內，若是一行說不完的話就要分兩則說，本書「日記體」中視文章需要會保留部分當時留下的推吐文，也會徵求原推／吐者的同意。

那就乾脆不要它，其實平靜得多。

輕情人，簽約情人。或者一個擱在身旁不需要足夠存在感的存在，像是幻想故事一般，睡的時候可以抱，耳鬢廝磨則只篩撿一點柔軟的感覺，也許像更早之前作的夢，夢裡有一個男人就像室友一樣，情慾關係不見得就是砲友，也捨棄了生活與戰爭的麻煩。更小的時候不能想像我竟可以平靜活而沒有了愛的慾望，現在說出來平淡無奇簡直是狼心狗肺了！

（為什麼是狼心狗肺？只是要隨便想個句點罷了。）

• 突然想起我想寫這篇的動機.

是想起其實願望本身似乎暗含了一目標與手段的矛盾：就算是純粹感官的意向，如果像一夜情打一炮兩個人各自解散，那般武裝完備的場景也就算了，問題又不是。想起從前從前某男友在未交往之初問我，為什麼女人都要罵男人做完愛想睡覺是動物性？難道女人做完愛想聊天就不是動物性嗎？我立即語帶訕笑之意：「因為動物不會想聊天啊。」現在想想當然明白了他的意思不是這個，他想說的是：如果這兩者都出於性別「天性」的話，那就不應該有個價值的差別。顯然當時我沒懂他的意思。

於是，對輕情人的想像也就已經超越了更年輕之時對一夜情的想像，又或者，這股慾望意向指出的其實是我自身的能量退化——我已經不再有在愛裡戰鬥的意志，也不再於情慾場中武裝的動機，情緒上，我只想休憩。於是所想的就是一個不需要太明確存在感的存在，武裝起來做愛也就像一場短兵相接，下了床之後還要亮麗光鮮，那已經超過我願意負擔的事——情緒的搬演；輕情人的意義，是我已經不再想要搬演任何事。

這麼想來「一個人」好像還是最負責任的狀態，問題是，妳與一個他人肉身為伴就算不及於糾纏，到底在什麼可能性上可以不觸及彼此的心靈？我的意思是，乾淨的不企求、不爭戰、不交纏。簡直是情感烏托邦，像未來電影一樣，那種乾淨只有可能是假的。

我累了。其實只是，連想像力都無能負擔更新鮮的念頭了。

03_20060815

- 我有一個困擾

走在路上看到別人穿牛仔褲屁屁是翹𠂇²，我𠂇³是扁的，就覺得真的好困擾歐……>_____<

𠂇𠂇⁴我想我是針地很膚淺。^0^

- 還有一個矛盾

如果要選一個男人的話，我希望他是會說：「我希望妳吃胖。」的那種人。

但是我還是要減肥，而且他不會攔我，也不會白目逗我吃東西成為我的阻礙，更且不會在我想吃義大利麵的時候質疑我生活的一致性。

這樣。——重點是，女生則不在此限。

𠂇𠂇，不要問我，我也不懂！XD

推 wantonchild：同感。(握手) [08/16]

推 epicure：如果看我與明子⁵的話我好像合格耶... [08/16]

推 amuletheone：可是明子不是開這個條件 [08/16]

→ Linda03：樓上中肯 [08/16]

² 「注音文」之實際應用，此處替代「的」字。

³ 同上。

⁴ 「注音文」之另一種實際應用，模擬傻笑的狀聲辭。

⁵ 該推文者的妻子。

04_20060816

• [碎] 困境

我已經厭倦了我對人的厭倦。

我的生活開始累積越來越多不是不小心的未接來電、不是因為沒看到才擱置的訊息視窗，不願回的信、不想回答的問題、不斷被延宕的慾望或邀請，那些就一直擺著讓他爛也不想處理的人際關係們。

以前討厭的人事數量還沒有這麼多的時候，對自己的感覺好像比較有信心一點，會認為有不喜歡的人是正常的，生活裡有一些不想面對的問題、不想處理的意慾都是正常的，那些不想理會的問題也算是一種「品味」的教養使然，我們知道品味正在框限我們的生活，可是那是沒有辦法的。大學老師語重心長的說我太偏食的個性，有一天會成為困境，我則不以為意地認為本來就沒有人能夠喜歡所有的事，不然還要我怎樣？

我討厭我對人已經沒有耐心，對許多可能歧出的發生也已經沒有期待，那些因為百分之一的可能性而努力容忍百分之八十無聊的、抽絲剝繭的好奇全部都在消失，而消失的時候我覺得自己作為一個人的品質與能量也在消褪之中。

然後，歲月就出現了一種貧乏蒼白的顏色在我面前一大片地鋪開。

05_20060915-

- 教條

(冷眼)

如果小時後我就不買我愛中華的帳，長大我也不會就因此而買我愛台灣的帳。

誰理會你的低層次認同比賽？要對我說教就免了，去仆街比較快！

- > 當「對人」跟「對事」的批判被割裂，社運也將成為外於社會本身的獨腳戲。

對不起，社運之所以成為獨角戲，就是因為滿街上都只有像你這種人眼睛張開只看到蘭率（我還不屑打那兩個王八蛋字！），不然有什麼理由批評政策竟然不可以批評政客？有什麼理由廢娼的就是陳水扁我罵他這還要懷疑？你們腦袋裡只裝惡鬥關別人什麼事？因為你們腦袋裡只裝惡鬥所以一切議論到你腦子裡都只會被理解成惡鬥，這難道是批評政策批評政客的人的錯嗎？

有沒有問題啊到底？

-

一整個厭倦那些說風涼話的人，用看的都覺得容易、打嘴砲最厲害，閒閒說社運搞不起來都是那些搞社運的人笨，你他媽的你那麼精明不會自己起來搞一個有搞頭的運動給我看？那些搞不起來的社運死寂不是你們這些袖手旁觀打嘴砲的人的錯是誰的錯？

如果都已經可以知道弱勢之所以沒有資源，以及某些議題之所以永遠得不到能見度，唯一的原因是我們的意識形態只被一種情感操縱，就不要自己還拿著那種意識形態打擊你應該去關注力量的東西。

(翻桌)⁶

⁶ 意味：氣得都要翻桌了。

我知道我講的話就是讓人聽不懂啦，他媽的如果這整個世界就只有一種意識形態，那我進不了跟「那種」意識形態溝通的語言難道也是我的錯？

(摔盤子)(摔杯子)(拆房子)(炸飯團啦)

- 我討厭一切政論

身為一個社會學系學生，而且討厭政論、而且政治冷感、而且差點連紅衣服的意味都不知道，像這樣就常常會被質疑，欸你是不是社會學研究生啊？我都不好意思說：老娘就是討厭政治才當社會學研究生的咧，怎樣？

不懂了吧？好啦我也不懂，因為沒道理嘛，全都是鬼扯，就跟一切政治言論一樣令人噁心的鬼扯。小時候（大概也十幾歲了）我在作文本上說我討厭所有的愛國儀式，我討厭我愛中華、討厭唱國歌、討厭召喚國家認同的課本故事，討厭愛國電影、討厭感人的戰爭片，結果爹娘以為我要變成台獨份子，我還問她阿台獨又怎樣？其實我根本不曉得台獨有沒有怎樣，這些事情對我一點意義都沒有，我只是為反對而反對，因為我覺得很噁心，就是噁心而已嘛！

長大以後啊，聽朋友義正辭嚴講國家主體，說跟老外吵一架什麼國家議題吵贏就覺得自己吐了一口惡氣，我一樣覺得噁心得雞皮疙瘩掉滿地。神經病！

很多人似乎都搞不懂，而且我怎麼跟他說他也不會懂，我說：「把我愛中華換成我愛台灣一樣可憎，對我來講一點解放的意義都沒有，一點差別都沒有！」就會有人非常憤怒的問我：「怎麼會沒有差別？」我就覺得你腦袋裝屎啊，為什麼這麼簡單的話都聽不懂聽不懂？

不過對很多人來講我的問題似乎都是很小很小的問題，他們甚至不用花心思理解或者浪費力氣跟我辯論，因為如果他們聽不懂我的位置，那我對他們來講就沒有位置，因為紅衣服人眼睛只看得到綠衣服人，綠衣服人眼裡也只有紅衣服人，除此之外的其他人就連敵人都算不上是，那些沒有顏色的人是不存在的存在。

有時候我會很意識到我讓自己生活得很優渥，如果我的生活中只有同

性戀和性變態，正常界的一切就一樣地也都被我淡化了，我生活中的人的政治立場我一個都不用知道，性命攸關的認同問題是那些指跟同性戀和性變態有關的問題，而不是我得宣示我「屬於」某塊土地的問題，如過這種宣示竟然是真的，我寧願現在就投海自殺。

對，我對一切的國家認同和政治議題就是這麼厭惡，而且我討厭我一離開受同性戀和性變態世界保護的氛圍，就必須受那些題目和聲音攪擾的生活。

莫名奇妙，一整個氣到快哭了。。

- 被定義的焦慮

我想我總是在焦慮著這種焦慮，所以才會總是這麼大反應。

這就是我的問題。

06_20060916

- "認同"

話說回來，就像有人會說：星座是統計。以前我就不滿意這種說法，因為我覺得要作為星座論述的反對黨，這種說法實在太遜；但是作為星座論述的同黨，我也一直沒有想到一種不太遜的說法來說他是個什麼。

今天突然覺得，星座其實是一種認同。

有些人會說他不信這套，不過信或不信本來不是對於真假的「知道」，因為事實上沒有人知道，那所謂信與不信的差別只是你同不同意／願不願意操作這套語言，不管作為對自己的描述、對生活的描述，對他人的理解之類，構成一種「生命風情 (life style)」的背景音而已。

所以這一課只是要這樣沒有意義地說：我還蠻「認同」我是一個天蠍座的人的其實，這不是說那些所謂命盤的描述內容準或不準、對或不對，而是我意願讓它們成為我自己的一部分構成，且因為不斷地這樣說著說著，它就成為了真。更套套邏輯的是，因為對天蠍座的描述內容就蘊含一種不可理喻的神秘主義，因此這樣認同的我就這樣決定，去作為一個喜好一切神秘，所以相信這些科學邊緣、超自然、非屬理性的黑暗秩序就又變成一件更順理成章的事。

是故，操作它們成為我的一部分自我描述的語言，諸如此類的事情，其實就又是一種認同的迴旋不斷反覆自我證成的泡泡能量。

醬。

你看，這一則日記課真的很無聊吧。 XD

07_20060918

- 誘惑

名片檔⁷--linda03(*淫姐三代* 誘惑) [A]

時間 Mon Sep 18 00:48:22 2006

-----[←離開] [PgUp] [PgDn]

精神力的衰老表徵於虛榮愈來愈是真實的誘惑,金錢也是,
有些讚美來得太容易,聽了就囫圇吞下囫圇也還是個傷心.

肉慾有時就跟物慾一樣單純,
所以我們墮落因為愛有時因為不愛.

愛不愛都沒有後來,因為後來就哭了.
哭了然後就睡著了,一切都忘了.

美麗的旋律送給一隻負心的耳朵
沒興趣再打量你告別的輪廓
陳珊妮 紅眼睛

====認識我可以從這裡開始,除此之外一切亂槍打鳥的招呼我"都"沒興趣====

個人版 : BBS 傳送門 > Upgrade 站 > linda03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linda03/>

皮繩愉虐邦 <http://www.bdsm.com.tw/index.php>

--

- 有的時候會想

如果我已經失去對於戀愛這件事情的任何想法,也沒有跟人做愛的意願,那呈現或者成就「性感」這件事情還有沒有任何意義?

當然啦,有人提醒我身體就是戰場這話是我說的咧,身體長大到某個

⁷ 電子佈告欄系統設計給每一個使用者於「使用者列表」上的自我介紹頁面,每一個帳號原則上以一頁為限,因為可以隨時更改,所以也成為一種當下狀態或者情緒的反應。因為名片檔可以負載各式各樣的訊息,也當然就可能成為某些人的求偶工具,因此台大椰林電子佈告欄系統,就在媒體一知半解的「網路色情入侵校園」或「大學生一夜情」的輿論壓力之下,關閉了這個可以給每一個人打造自己臉面的名片檔功能。還好我用的是 KKcity。

程度，慾望不會消失，但是會使我厭煩。對吻也失去期待，或者任何一種身體的觸感——包括自己的。——有的時候我討厭自己的身體，但是那討厭的情緒中又深深地蘊含一種自戀；我想要掙離我的身體，凝望、褻玩、戳刺、擺弄、異化它，當然如果隨時可以穿戴不同的身體，那就更棒了。

又想以嘆氣做結：唉……

• 性的感覺

有時候只是一個或一些個小動作，不穩定的，某一閃即逝的瞬間。

要怎麼延續那個點的感覺，堅持一個意念到「我要跟他做愛」，就是一件很麻煩的事。如果說中間還要有交涉、交談、交往，那麼就是超現實回到現實，就又会變得很殘酷，必須面對的那些屬於血肉之軀的細節太過漫長，徒然使人不耐。然後性交本身就變得也索然無味起來，不如不做。

還沒做就這麼想了，不如不做。時間可以省下來打毛線之類，還有點什麼。

唉……

• 迷你艷遇

今天拿著我的紫色蕾絲頸圈去瘋窩修，（回高雄的車上不小心一拽，前面的緞帶蝴蝶結被我拽掉了。）一進門就看見一個瘦長的 BL 系少男閃亮亮站著，我心想：「幹，新店員欸。」然後笑咪咪地對他說我要修頸圈，他也笑咪咪地說：「沒有問題。」然後收下頸圈好像就等著我走要我改日來拿的態勢，我抓他還沒說話就趕緊說：「這……很麻煩嗎？有沒有可能我在這等一下等你修好？」他才：「噢。」地，請我逛逛看別的東西。

小小的店裡面還有兩個小麻雀少女似乎很害羞，一直吱吱喳喳地，沒辦法對任何一件裙子下定決心。我本來很想參與她們的談話，不過又算了。因為今天原就計畫替我的馬甲胸罩裝買配件的關係，所以就帶著在包包裡，本來想找 ez shop 那種更衣室內有鏡子的店，所以也沒多帶別的，然後在瘋窩我就看見一件黑色紗裙，說是紗裙，其實就是薄薄的「一層」網狀透明紗，照說是當配件用，例如穿皮熱褲或七分褲可以圍外面當造

型，可我當時全沒想那麼多，就想可以遊行當作替代網襪的下半身配件，閃亮亮店員看我拿那件起來看就開口跟我介紹這件紗裙的用途，我自顧自地說：「我可以穿我自己的東西試著搭搭看嗎？」他說當然可以。

然後我就進了更衣室，穿上胸罩、馬甲，就想到我並沒有想到我的下半身沒東西的事實，本來的打算是全黑色，看起來應該就不會那麼過分，因為黑色小褲有珠珠裝飾看起來就有點像外褲，可今天穿的是紫色蕾絲絲……雖然講起來跟遊行打算的尺度沒有差很多啦！總之我在更衣室裡面一直到全部穿好——胸罩、馬甲、小褲、紗裙——的這一刻才突然害羞了起來，平常跟皮繩的大家在一起真是太放肆了，竟然到這一秒鐘之前都沒有覺得不對，可是這時候不硬著頭皮出去照一眼鏡子也說不過去，雖然也有想說跟他借一件褲子好了，可是本來就是為了要看遊行這樣搭的效果，穿了褲子就看不出來了呀！然後我又想神不知鬼不覺地趁沒人注意閃出來照一下就算了，結果在我鬼鬼祟祟把門開一半縫時，閃亮亮店員就以為我推不開門，帥氣又俐落地幫我把門打了個全開。

這時兩位美眉仍然背對著我們專心地研究著什麼，閃亮亮店原則是看到我第一眼便迅速把頭轉過去，背對著我囁嚅地：「這通常是要搭個褲子比較對……」我說：「我知道我知道，這是有活動要穿的……」然後非常尷尬地閃到鏡子前面三秒鐘立刻閃回去換回原來樸素的衣裳。

換裝完畢回到櫃檯，閃亮亮店員客氣地還我頸圈，告誡我關於頸圈的注意事項，由於我沒帶現金本來就想先閃入下星期再來買這件紗裙，結果在我歸還紗裙時店員趁亂就突然握起拳頭說：「嘖，我覺得妳實在是太敢了真是超棒的！」我說，我還以為剛剛嚇到你了，他卻接著說：「我真的很欣賞妳這樣的人妳知道嗎？」我心中的 OS 是：欣賞的表現是背對著我跟我講話欸？然後他又熱情地開始與我分享他「年輕的時候」穿露背裝等等的事蹟，並且（雖然已經一身閃亮）解釋他今天何以如此樸素，頭髮沒抓，只上淡妝等等……

是為一個超級迷你艷遇記。